

欧阳修词集考

谢桃坊

欧阳修的词集，自宋以来流传着《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》与《醉翁琴趣外篇》两种。《琴趣外篇》中有艳词七十余首，它是否为欧公所作，遂成为千古疑案。宋人曾慥说：“欧公一代儒宗，风流自命，词章窈眇，世所矜式，乃小人或作艳曲，谬为公词”（《乐府雅词》）。蔡條说：“欧阳修之浅近者，谓是刘焯伪作”（《西清诗话》）。大致古代词论家们都否定这些艳词是欧公作的。《琴趣外篇》长期以来不甚流传，自1917年收入《景刊宋金元明本词》，始渐渐引起学界注意。胡适说：“后人以为欧公一代儒宗，不应有侧艳之词，遂疑这些艳词是伪作的。其时北宋不是一个道学的时代，作艳词并不犯禁，正人君子并不以此为讳”^①。储皖峰先生考证《忆江南》艳词之后说：欧公“他认定着‘人生自是有情痴’，他认定着‘办得黄金须买笑’，便在人群里面肆弄他的轻狂，结下了不少风流情债。……他真是个天生情种，同时可以了解他的艳词的来源”^②。此后，直至近年，词界论及欧词时基本上都将这部份艳词，算作欧公的作品，并由此来评价欧词。在我国三十年代关于欧公艳词的辩论之时，谭正璧先生曾说：“如果我们一定要破除这个疑案，第一，我们应该先去辨明那些词的孰真孰伪。这个工作如果不能做到，那么这个公案我们永远只能认为是疑案，我们永远不能凭了这样脆弱的证明，

来轻议欧公的人格”^③。这个建议是应引起词界重视的，但由于艳词问题还牵涉到欧阳修因“盗甥”而入狱之事，蔓藤累葛，十分复杂，所以很难解开这个疑案。对欧阳修词集的考辨是研究欧词首要的、不应回避的工作。本文试图从欧公词集的版本源流方面进行考索，并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进一步辨析其词的真伪。

—

现在所能见到的欧公词集的祖本是南宋庆元二年（1196）罗泌校正的《近体乐府》三卷。罗泌对欧词的整理是当时周必大组织的《欧阳文忠公集》整理工作的一部份。这三卷词自此随欧公全集而流行于世。周必大跋语云：“《欧阳文忠公集》自汴京、江、浙、闽、蜀，皆有之，……故别本尤多，后世传录既广，又或以意轻改，殆甚讹谬不可读。庐陵所刻，抑又甚焉，卷帙丛脞，略无统纪，私窃病之，久欲订正”。欧公全集在当时的情形既已如此，而全集中之《近体乐府》其讹误就更甚了。欧阳修下世之后，宋神宗“命学士为诏，求书于其家”。熙宁五年（1072）由其子欧阳发等据家集编定并缮写进呈的欧公文集，其“杂著述十九卷”^④之中便包括《近体乐府》三卷。罗泌跋语云：

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人之常也。《诗》三百篇，如“侯城隅”、“望复关”、“擗梅实”、“赠勺药”之类，圣人未尝删焉。陶渊明《闲情》一赋，岂害其为达，而梁昭明以为白玉微瑕，何也？公性至刚而与物有情，盖尝致意于《诗》，为之《本义》，温柔宽厚，所得深矣。吟詠之余，溢为歌词，有《平山集》盛传于世。曾慥《雅词》不尽收也。今定为三卷且载乐语于首，其甚浅近者，前辈多谓刘辉伪作，故删之。

元丰中崔公度跋冯延巳《阳春录》，谓皆延巳亲笔，其间有误入《六一词》者，近世《桐阴志》、《新安志》亦记

其事。今观延巳之词往往自与唐《花间集》、《尊前集》相混，而柳三变词亦杂《平山集》中。则此三卷，或甚浮艳者，殆非公之少作，疑以传疑可也。

罗泌在整理时删削了部份“甚浅近者”，而对那些“甚浮艳者”则采取“疑以传疑”的方法被保留于《近体乐府》之中。他所依据的词集，主要是《平山集》，但同时又提到《六一词》，加上欧阳发辑的《近体乐府》，则共有三个本子。欧阳修于庆历八年（1048）知扬州军州事，在蜀冈上作平山堂，“手种堂前杨柳”，暑时在堂中歌舞宴饮。《平山集》亦称《平山堂集》（《古今词话》引《西清诗话》），当是欧公知扬州时所辑己之歌词集。欧公于熙宁三年（1070）始自号六一居士。《六一词》当是他晚年致仕后所辑之歌词集。宋人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二十一著录有“《六一词》一卷，欧阳文忠公撰”。但是从罗泌跋语看来，《平山集》与《六一词》在传刻流行过程中，已混入冯延巳和柳永等人作品，甚至混入“浅近”与“浮艳”者。因此，他初步作了校正考异。

《近体乐府》目前常见的有收入《景刊宋金元明本词》的《景宋吉州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》三卷、收入《四部丛刊》的元刊本《欧阳文忠公集》之《近体乐府》三卷、清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欧阳安世等校刊的祠堂本《欧阳文忠公全集》卷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三十三的《近体乐府》三卷。这三种，只吉州本多《渔家傲》十二首鼓子词和续添《水调歌头》一首，而乾隆祠堂本则去掉罗泌跋语及校记以保持全集编排的统一性。它们实际同出一源，通称全集本。吉州本三卷，词一百九十四首系出自庆元二年编订的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卷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三十三，故于词集每卷之卷首下，均标明全集卷数。缪荃孙跋吉州本云：“乐府分为三卷，且载乐语于首，据泌跋，即泌所手定，是此本庆元二年刊于吉州，元明均有番刻，此则祖本也”（《景刊宋金元明本

词》之《景宋吉州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》附）。

明代毛晋刊行《宋六十名家词》，据全集本校勘而更名为《六一词》，以复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之旧。毛本的特点是：一、将旧刻三卷合为一卷；二、去掉原之卷首乐语数则；三、删削误入之词，收词为一百七十一首。《四库全书》所采用者即毛本。毛本也属全集系统的。近世林大椿先生校辑的《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》三卷（民国二十年商务排印本），跋语称：“兹编依据元刊，以毛本及乾隆丙寅间庐陵祠堂本覆校之，别为校记一卷。至集中往往羸入他人之作，观罗跋则在当时已然，不自今始”。林本收词一百八十首。唐圭璋先生编的《全宋词》，于欧公词采用《景刊宋吉州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》本，亦去掉乐语并删去部分混入之作，有较详的考异，收词一百七十六首。

以上可见，全集本系统的欧公词集，其源流是很清楚的，诸本编次，层层相因，基本上一致。

二

《景宋本醉翁琴趣外篇》六卷，亦收入《景刊宋金元明本词》。据陶湘《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叙录》云，此本最早见于清人毛扆钞本，后张元济先生又得后三卷，于是“湘假以补完，而欧公《琴趣》末叶仍有缺字，盖毛钞即从此宋本出”。他确定此本“盖出南宋中叶”。《琴趣外篇》目录及每卷卷首标出撰者为“文忠公欧阳修永叔”。这个题款显然不足为信，欧阳修不会自称“文忠公”，“文忠”是其谥号。宋以来公私藏书著录皆无关于《琴趣外篇》的记载^⑤，其来源是很不清楚的。元代吴师道在其《吴礼部诗话》中最早谈到过这个词集。他说：

欧公小词，间见诸词集，……近有《醉翁琴趣外篇》凡六卷，二百余首，所谓鄙亵之语，往往而是，不止一二也。前题东坡居士序近八九语。所云：“散落尊酒间，甚为人所

爱，尚犹小技，其上有取焉者”。词气卑陋，不类坡作，盖可证作词之伪。

这与《景宋本醉翁琴趣外篇》卷数、词数相符，只多苏轼之序。苏序既不见苏轼文集，亦不见《东坡题跋》，而又“词气卑陋”，所以吴师道断定这个集子是伪作。但要判断它是否伪作，尚非易事，其具体情形颇为复杂。

《琴趣外篇》所收二百零三首词中，见于《近体乐府》者有一百二十五首，此外的七十八首大都属于通俗的艳词。这两部份词中又混有五代及宋初词人的不少作品。根据这种情况，我们可以这样推测：南宋时书贾们将欧公词选取部份，属民间流行的通俗而浮艳者编为一集，而又题为“文忠公欧阳修永叔”撰，并伪制苏轼序以广流行。这样的推断虽近情理，但是宋人王灼《碧鸡漫志》卷二却有一则有关的重要记载：

欧阳永叔所集歌词，自作者三之一耳。其间他人数章，群小因指为永叔，起暧昧之谤。

可见欧阳修除了曾手辑《平山集》和《六一词》而外，还编辑过一种歌词集。据王灼粗略估计，其中欧公自作之词占三分之一，他人的艳词——特别是《忆江南》和《醉蓬莱》被“群小”诬为欧公所作，并与“盗甥”之说附会起来，以“起暧昧之谤”。王灼为北宋末人，去欧公时代不远，他说欧公所辑歌词集的性质及其中数章诬谤欧公的艳词等情况，完全与《醉翁琴趣外篇》冥若合符。《外篇》中欧公自作约占半数，同时收他人之作，数章艳词也在其内。可肯定《外篇》确为欧公所編集者。

为什么欧公要編集这种歌词集呢？可以说，这是当时士大夫们一种雅好的风尚。北宋士大夫们于公余之时，往往以歌舞宴饮来遣兴娱宾。他们在官署，有官妓们歌舞侑觞；在家里，有家妓们浅斟低唱。所以編集一本时新歌词集以供官妓或家妓习唱是很有实用意义的。北宋初年出现的《尊前集》是继《花间集》之后的

一部歌词集，它们都是供歌妓于花间尊前聊佐清欢之用；雍熙三年（986）子起序的《家宴集》收唐末五代诸家词，是供家妓用的歌词集，“为其可以侑觞，故名《家宴集》”（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二十一）。在欧阳修的时代还流行《时贤本事曲子集》，它搜集当代诸公所作新词并缀以本事词话。《东坡续集》卷五有苏轼《与杨元素书》云：

近一相识录得公明所编本事曲子，足广奇闻，以为闲居之鼓吹也。谓切宜更广之，但属知识间令各记所闻，即所载日益广矣。辄献三事，更乞拣择。传到百四十许曲，不知传得足否？

这是欧公下世不久的熙宁七年（1074），苏轼离杭州任时与友人杨绘之书。杨绘当时正編集《时贤本事曲子》，已集一百四十首，又益三首，则已集一百四十三首了。《景宋吉州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》卷二《渔家傲》调下小字注云：“《京本时贤本事曲子后集》云……”。据此，则继杨绘之后尚有续编者，且有“京本”以别他本。因此，欧公集己词及流行歌词，是不足为奇的。可见，《琴趣外篇》中的浮艳之词不是欧公所作的，而编选这些流行歌词以供家妓或歌妓演唱，确是宋代士大夫的一种风尚。欧公家是有八九位妙龄歌妓的，其友梅尧臣有诗戏云：“公家八九姝，鬓发如盘鸦，朱唇白玉肤，参年始破瓜”（《韵语阳秋》卷十五）。另据宋人笔记，欧公也曾与一些官妓有过较亲密的关系。这些也是宋代士大夫私生活中所习见的。欧公之词“风流蕴藉”，而他也集过一些艳词。清人陆瑩《问花楼词话》云：“欧阳公宋代大儒，诗文之外喜为长短调，凡小词多同时人作，公手辑以存在，与公无涉；一时忌公者，藉口以兴大狱”。这也是就《琴趣外篇》而言的。根据这些线索，《外篇》的性质便可基本确定了。

如果将《琴趣外篇》之七十余首艳词与《近体乐府》作一比

较，不难发现它们是有明显而重大的区别：（一）《外篇》多用北宋以来民间流行的曲调，如《醉蓬莱》、《于飞乐》、《鼓笛慢》、《忆芳时》、《锦香囊》、《系裙腰》、《好女儿令》、《盐角儿》、《解仙佩》等，近于柳永词所用俗调；《近体乐府》则用唐五代以来常见的词调，如《玉楼春》、《蝶恋花》、《渔家傲》、《采桑子》等，与晏殊等人用调习惯相同。它们在用调方面是出自不同系统的。（二）《近体乐府》在语言方面比较典雅，词语自然平易却不使用民间俗语词汇和民间口语。而《外篇》中如：

但向道、厌厌成病皆因你。（《千秋岁》）

细把身心自解，只与猛拚却。又及至见来了，怎生教人恶。（《看花回》）

都为是风流黷。至他人、强来厮坏。（《宴瑶池》）

不知不觉上心头，悄一霎身心顿也没处顿。（《怨春郎》）

这些俚俗语句，有些是很费解的，而《近体乐府》却未出现这种情形。（三）《近体乐府》虽风流蕴藉却无色情描写，而《外篇》便有许多露骨的色情描写，如：

半掩娇羞，语声低颤，问道有人知么？强整罗裙，偷回波眼，佯行佯坐。（《醉蓬莱》）

丁香嚼碎偎人睡，犹记恨，夜来些个。（《惜芳时》）

剗袜重来。半髻乌云金凤钗。行笑行行连抱得，相挨。

一向娇痴不下怀。（《南乡子》）

某些描写是大大甚于柳永淫冶之曲的。柳永曾因作艳词而见黜于宋仁宗。直至改名后方得磨勘转官。欧公不可能作艳词以自污清白，给政敌以口实，宋人评论欧词如说它“风流闲雅”（《姑溪居士文集》卷四十）、“体制高雅”（《却扫编》卷五）、“温润秀洁”（《碧鸡漫志》卷二），并未谈到欧公写过大量艳词。（四）

《近体乐府》之词旨如罗泌所说：“温柔宽厚，所得深矣”，能体现出欧公的个性品格。《外篇》中却有许多轻佻浮滑的语句，如：

妾解清歌并巧笑，郎多才俊兼年少。（《渔家傲》）

伊怜我，我怜伊，心儿与眼儿。（《阮郎归》）

早是肌肤轻妙，抱著了，暖仍香。（《好女儿令》）

慧多多，娇的的。天付与，教谁怜惜。除非我、偎著抱著，更有何人消得。（《盐角儿》）

低声地、告人休恁。月夕花朝，不成虚过，芳年嫁君徒甚？（《夜行船》）

这些词的作风与所表现的品格都与欧公太不相类了。虽然作家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，但构成其稳定性的那种基本特质还是能辨认出的。就《外篇》的风格与词旨而言，它都不可能是欧公作的。

郑振铎先生早在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中谈到：“我们看在《醉翁琴趣外篇》里有许多为《六一词》所不收的词，……这和《六一词》的作风太不相同了，显然不是出于同一词人的手笔”^⑥。从我们关于欧词版本的考察，也证实郑振铎先生的推测是正确的^⑦。

三

既然《琴趣外篇》系欧公辑己作与流行歌曲之集，其中一百二十五首见于《近体乐府》者多数固为欧公之作，则其余的七十八首艳词便与欧公无涉了。《近体乐府》出自欧公手辑《平山集》、《六一词》，以及家集本《欧阳文忠集》，其源流历历可考，南宋以来公私藏书皆有著录。这个词集是可信的。但是，北宋前期的几位重要词人，他们的词集里都混入他人之作。如晏殊、柳永、张先、欧阳修，虽然他们都手辑过自己的词集，它们

在社会上广为流行，演唱和传抄的过程中，特别是某些最受人喜爱的作品，其作者往往讹传，而书贾翻刻时又益以“新添”或“续添”，便以讹传讹，致使以上几家词，造成一些互混的现象。今存《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》之祖本因编订于南宋中期，所以混入了冯延巳《阳春集》、晏殊《珠玉集》、柳永《乐章集》、张先《子野词》中的一些作品；自南宋以来经过罗泌、毛晋、林大椿、唐圭璋等诸家的先后考异校订，其真伪都较易辨认了。兹谨汇集四家考异并补校于下：

《归自谣》（“何处笛”）、（“春艳艳”）、（“寒水碧”）三首。罗校：“并载冯延巳《阳春录》，名《归国谣》”。毛校：“并载《阳春录》，名《归国谣》”。唐校：“冯延巳词，见《阳春集》”。

《长相思》（“深画眉”）。罗校：“《尊前集》作唐无名氏词”。毛校：“考‘深画眉、浅画眉’一首，《花间集》刻白居易，《尊前集》刻唐无名氏，今删去”。唐校：“白居易词，见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卷一”。

《长相思》（“蘋满溪”）。唐校：“别又见张先《子野词》卷一”。

《生查子》（“去年元夜时”）。毛校：“或刻秦少游”。唐校：“又误作朱淑真词，见《词品》卷二。又误作秦观词，见《续选草堂诗余》卷上”。按：朱淑真《断肠集》卷三有《元夜》三首，其三云：“火烛银花触目红，揭天鼓吹闹春风。新欢入手愁忙里，旧事惊心忆梦中。但愿暂成人缱绻，不妨常任月朦胧。赏灯那得工夫醉，未必明年此会同”。诗所述与情人于元夕灯市相会情景与《生查子》词意极相似。淑真集中《生查子》共三首，此首即其三，三首风格相同，当出自一人之手。淑真又有《忆秦娥·正月初六夜月》也写观灯感怀。将这些诗词与《生查子》相较，它很切合淑真情事，可以断定是淑真之词。《断肠集》乃淑

真下世后多年由魏仲恭于淳熙九年（1182）所集，早于罗泌校正欧公词十四年。淑真此词混入《近体乐府》是完全可能的。

《瑞鹧鸪》（“楚王台上一神仙”）。原注：“此词本李商隐诗，公尝笔于扇，云可入此腔歌之”。唐校：“此首原非词，亦非欧作，今不录。其诗实非李商隐作，乃吴融七律，见韦毅《才调集》卷二”。

《阮郎归》（“东风临水日衔山”）、（“南园春早踏青时”）、（“角声吹断陇头梅”）三首。罗校：“三篇并载《阳春录》，名《醉桃源》”。毛校：“三阙并载《阳春集》，名《醉桃源》”。唐校：“冯延巳词，见《阳春集》”。

《阮郎归》（“刘郎何日是来时”）。唐校：“别又见吴讷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本；及侯文灿《十名家词》本《张子野词》”。

《阮郎归》（“落花浮水树临池”）。唐校：“别又见张先《子野词》卷一”。

《蝶恋花》（“六曲栏干偎碧树”）。罗校：“载《阳春录》”。毛校：“见《珠玉词》”。唐校：“冯延巳词，见《阳春集》”。按：当从唐校。

《蝶恋花》（“遥夜亭皋闲信步”）。罗校：“《尊前集》作李王词”。毛校：“是李中主作”。唐校：“李冠词，见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卷六”。按：当从唐校。

《蝶恋花》（“帘幕风轻双语燕”）。毛校：“见《珠玉词》”。唐校：“别又见晏殊《珠玉词》”。

《蝶恋花》（“南雁依稀回侧阵”）。唐校：“别又见晏殊《珠玉词》”。

《蝶恋花》（“独倚危楼风细细”）、（“帘下清歌帘外宴”）二首。罗校：“并载柳三变《乐章集》”。毛校：“俱见《乐章集》”。唐校：“二首别又见柳永《乐章集》卷中”。

《蝶恋花》（“梨叶初红蝉韵歇”）。毛校：“一刻同叔，一刻子瞻”。唐校：“见晏殊《珠玉词》”。

《蝶恋花》（“谁道闲情抛弃久”）、（“几时行云何处去”）二首。罗校：“亦载《阳春录》”。毛校：“亦载《阳春录》”。唐校：“冯延巳词，见《阳春集》”。

《渔家傲》（“幽鹭漫来窥品格”）、（“楚国细腰元自瘦”）、（“粉蕊丹青描不得”）三首。毛校：“俱晏元献公作，今删去”。唐校：“别又见晏殊《珠玉词》”。

《渔家傲》（“正月新阳生翠琯”至“腊月年光如激浪”）十二首。词调下原注：“《京本时贤本事曲子后集》云：‘欧阳文忠公，文章之宗师也。其于小词尤脍炙人口，有十二月词寄《渔家傲》调中，本集亦未尝载，今列之于此’。前已有十二篇鼓子词，此未知果公作否？”按：欧公原有《渔家傲》鼓子词十二首，词后有罗泌跋语云：“乃永叔在李太尉端愿席上所作十二月鼓子词”。欧公没有必要再用同调又作十二月鼓子词。此后十二首既不见于本集，且罗泌已怀疑未知是否欧公作。元刊本及祠堂本皆不收，当非公作。

《玉楼春》（“池塘水绿春微暖”）。唐校：“别又见晏殊《珠玉词》。刘攽《中山诗话》引‘从头歌韵’二句，作晏殊词。刘与欧同时，所言当可信。此首殆非欧作”。按：《中山诗话》云：“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。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。乐府《木兰花》皆七言诗，有云：‘重头歌韵响琤琮，入破舞腰红乱旋’”。

《玉楼春》（“燕鸿过后春归去”）、（“红绦约束琼肌稳”）、（“春葱指甲轻拢然”）、（“珠帘半下香消印”）四首。唐校：“别又见晏殊《珠玉词》”。

《玉楼春》（“檀槽碎响金丝拨”）。唐校：“见吴讷本及侯文灿本《张子野词》”。

《玉楼春》（“雪云乍变春云簇”）。罗校：“此篇《尊前集》作冯延巳，而《阳春录》不载”。唐校：“别又作冯延巳词，见《尊前集》”。

《浣溪沙》（“青杏园林煮酒香”）。毛校：“或入《珠玉词》，或入《淮海词》”。

《御街行》（“天非花艳轻非雾”）。唐校：“别见吴讷本、侯文灿本《张子野词》”。

《一丛花》（“伤春怀远几时穷”）。毛校：“向误子野词”。林校：“元本、祠堂本均注：此篇世传张先《子野词》”。唐校：“张先词，见《张子野词》卷一”。

《千秋岁》（“数声鶗鴂”）。林校：“此篇《雅词》列张先作”。唐校：“张先词，见《乐府雅词》卷上”。

《清平乐》（“雨晴烟晚”）。罗校：“又载《阳春录》”。唐校：“冯延巳词，见《阳春集》”。

《应天长》（“一弯初月临鸾镜”）。罗校：“载《阳春录》”。唐校：“李璟词，见《南唐二主词》”。按：当从唐校。

《应天长》（“石城山下桃花绽”）。罗校：“载《阳春录》”。唐校：“冯延巳词，见《阳春集》”。

《应天长》（“绿槐阴里黄莺语”）。罗校：“《花间集》作皇甫松词，《金奁集》作温飞卿词。”毛校：“《花间集》刻韦庄”。唐校：“韦庄词，见《花间集》卷二”。

《芳草渡》（“梧桐落”）。罗校：“又载《阳春录》”。唐校：“冯延巳词，见《阳春集》”。

《行香子》（“舞雪歌云”）。唐校：“张先词，见吴讷本《张子野词》”。

《水调歌头》（“万顷太湖上”）。唐校：“《近体乐府》卷三末续添词有《水调歌头·和苏子美沧浪亭》词一首，注出《兰畹集》。据龚鼎臣《东原录》引其第三句‘吴王去后’，乃尹

洙所作。龚鼎臣与尹洙、欧阳修等同时，所言当可据”。按：此词元刊本及祠堂本皆不收，非欧公作。

以上计五十五首，皆非欧公所作。《景宋吉州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》三卷，收词一百九十四首，除去混入他人之作五十五首，另加上集外词《少年游》（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七）、《桃源忆故人》（《全芳备祖前集》卷七）、《阮郎归》（《花草粹编》卷四）三首，则欧公实际词作应为一百四十二首。罗泌最初整理欧公词集时已发现其中混入不少他人之词，故虽收入而作了考异。他这种“疑以传疑”的态度是谨慎的，但也是为条件所限而不得已的办法。我相信在前人和近世学界前辈校勘的基础上，再进一步工作，是可以整理出一部完整而真实的欧阳修词集的。

一九八五年七月于成都

注

①胡适：《词选》第60页。民国二十一年商务版。

②储皖峰：《欧阳修〈忆江南〉词的考证及其演变》。见《现代学生》第2卷第8期。民国二十二年版。

③谭正璧：《恋张女欧阳修受劾》。见《青年界》第8卷第3号。民国二十四年版。

④见《欧阳文忠公集》附录吴充所撰《行状》及欧阳发所述欧公《事迹》。

⑤唐圭璋先生云：“《宋本醉翁琴趣》上下卷二本，见《传是楼书目》”（《金陵学报》第10卷第1、2期；《宋词版本考》）。查排印本徐乾学《传是楼书目》，无此著录，不知另据何本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九八只著录欧阳修《六一词》，而于《晁无咎词提要》云：“至《琴趣外篇》宋人中如欧阳修、

黄庭坚、晁端礼、叶梦得四家词皆有此名，并补之此集而五，殊为淆混”。

⑥郑振铎：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第481页。文学古籍社1959年重印。

⑦参见拙文：《欧阳修狱事考》。见《文史》第28辑，中华书局版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

《诗渊》简介

《诗渊》是一部大型中国古代诗集。该书尚未发现有刊刻流传，现仅存稿本二十五册，收藏于北京图书馆。《诗渊》稿本不分卷，无序跋，编者不详。根据书中收录作品等情况，可以推断其为明初人所编。

《诗渊》所收作品，上自魏晋六朝，下迄明初，共约五万多首。书中收录的唐、宋、元三代的诗作较多，其中尤以宋诗为最多。《诗渊》中保存了从魏晋到明初的许多散失了的作品。其中所收诗作大约有十之二、三不见于其它古籍；其收词近千首，大部分不见于《全宋词》、《全金元词》。尤其是宋诗，其保存的今人不见之作更多，可以说是宋诗辑佚之渊薮。该书所存金、元时代的散佚作品也相当多。书中收诗内容极为广泛，题材多样，天、地、人、事、物无所不及，真可谓规模浩大，收录宏富。

《诗渊》是一部价值极高的珍贵典籍。对于今人不见之作，它是辑佚的工具；对于我们已见过的许多作品，它有补脱正讹之功，是古籍整理及辑佚工作和文学研究中难得的资料。

此书已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。

· 李万健 ·